

鳳凰樹文學獎現代小說首獎

捕貓人家

中文系105級 陳仰哲

夜不算深，夜色并曙色塗得整個三永工業區水溶溶地，三四點路燈的暈黃燈光滴在不高不矮的夜色上，渲染成一大片白慘慘的顏色，工業區裡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明顯的色調，只有廢棄銑床機具旁一處工寮仍燒著晃晃的燈火，乍明乍滅，令其骯髒未翻修之外牆又寒酸滄惶了一點兒。

阿宋從外頭進來，此時正是放工的清晨三、四點光景，天才濛濛亮，山那一頭半露的陽光糝一地金粉在柏油路上，夜色還未全退去呢，馬路與旁邊啞啞流著的水溝、胡亂堆積在一邊廢棄之鏽蝕機具，在清早之乍明乍晦中作群青與粉橘色的渲染變幻。阿宋想起他曾居住之呵叻小村，曾目睹這樣相似的景色。

他將蒐集成袋的那些物件到工頭那兒繳妥貼了，將半個月來夜晝伏夜出之眼眸的酸痛不適與手腕、臂膀肩肋以及脊椎的僵直兌換了工資，一疊非薄非厚的皺摺紙幣捏在手裡，阿宋心內正付著這些分完之後究竟可以折合成多少噸，須與他悄悄步入了房間裡，盡可能地不發出一點聲響；今天是他負責領工資的日子，先一步回來的巴坦以及伊瓦等人在酒瓶四散倒臥之無秩序且採光不佳的狹小臥室裡睡去了，短毛毯裡微露出巴坦那不粗壯卻精實的胳膊，伊瓦鬆髮下埋入床被那張俊秀臉龐，隨著呼吸起伏著，不時流出一息半息甜美鼾聲。



阿宋將地板的雜物清理了，空出一個床位。他輕手輕腳地將泰北抱了過來，泰北似有若無地在阿宋懷裡打著呼嚕，阿宋手指溫柔地爬過泰北頸項、背脊以及腹部，長久營養不良令泰北的骨骼突出，燒燙傷而蜷曲的一隻腳可憐兮兮地蜷曲著；泰北似乎舒服地睡著了，從喉底發出自夢鄉的絮語，阿宋便這樣將牠輕放在被單上。陽光此時袒露得更放肆了，大刺刺地從無窗簾遮蔽之蓬牖堂皇而入，從不滿四、五坪廢棄工人宿舍改建的房間裡，阿宋向外望出去，無人而呈現泥灰色的破舊工業區裡，賣燒餅豆漿老頭兒的叫賣與他小貨車廢油氣的氤氳從窗縫裡蹣跚進來。

「這樣的地方，究竟還有多少隻貓躲藏在陰翳裡——」阿宋如是想。「陰翳」這詞是他同一個漢人的落魄秀才學來的。「究竟還有多少啊？」阿宋抱著他疲勞過度而僵硬的手肘，脖子又更向外伸長了一點。

像這樣的捕貓人，在這個城市裡數以百計地蟄居著。

這個城市本來沒有這樣多的貓隻，會有這樣的景況乃是為了處理這座城市本來猖獗的鼠患而引進的，大量的貓狸們將老鼠撲滅殆盡，僅餘下有些仍蟄伏於下水道陰暗之地、建築物

破舊管線裡以及乞丐染著濕毒的腳所踏之鞋靴裡，同時也蓬勃繁衍至會對原本居民產生危害的程度。

「就像是群聚的藤壺、貝類——附著在鯨魚背上的那種——」一個阿宋的同伴，漢族人，叫做阿卜的在酒醉後這樣喃喃自語著；貓群佔領了街道巷弄，為了追尋賴以維生卻日漸減少之鼠輩資源而穿梭於磚牆鋼樑之中。

「好像到德國去的土耳其人，一群一群的——」過度繁衍的貓群干擾了交通、將本來這個城市老舊的下水道與管線系統癱瘓了，溺斃的貓屍與群鼠堆積在挖掘工地的現場旁，在炎熱夏日的曝曬下發出了惡臭，當局派人找了臨時的場地焚燒牠們，不時有新來的或幼或老或活或死的，乾癟的貓科動物軀體被違規投擲到火堆裡，熊熊燃著的橘紅色與竄上天空的濃煙給了邊緣化的城市新的活力，宛如不曾舉辦過之嘉年華會的到來，動物保護團體的抗議聲與居民的叫罵令大街小巷充滿生氣，至於僥倖未死的貓隻則含著眼淚似地隱遁而去。

「幹，就跟你們一樣——那些貓跟我和你們一樣——」城市的領導終究規劃出一套穩當且足以消滅城市過多貓隻的計畫；在議會上鼓掌通過了，三個月內，船家將曾經用以載送貓

隻的船隻整修，來自南國的，一名名有著鬚髮薄髭鬚，負擔著精實有彈性之肌理以及一個家庭之苦悶的男子，隨著洋流與潮汐來到這座城市。

「阿卜——你喝醉啦。」巴坦醺醺然地叫著。

「沒醉啦，幹，你這……」「獐仔——」阿宋同巴坦一起把爛醉而散發酒氣的阿卜拽回床上去，眾人咯咯地都笑了。

「也許那些蟄伏的貓仔們，約莫與我們這些補貓人的數量是相訪的吧——」阿宋條地感傷起來。

「你回來啦，回來了半聲也不吭——」阮江從毛毯裡爬了出來。

「一直看窗外是在看啥——」這紅河洗滌出來的女子，頭髮亂糟糟地，猶如夏日暴雨後之芭蕉林。一件單衫包裹之尚算豐滿之溫暖乳房搖動著，阿宋覺得那像極了從村外摘採來的纍纍果實。他沒說什麼便壓倒在阮江身上，平坦而面頰可以觸撫條條纖肋的感覺令阿宋想起母親，尚未斷奶時他的母親。

「獐仔——你要弄是要付錢的啊。」阮江捶打著將摩娑著她胸腹的阿宋。

「妳摸泰北我都沒跟妳要錢啊。」阿宋含

糊地說。

「那我去跟泰北生啊——」阿宋相比起同鄉男子顯得柔順的頭髮將她的股間以及那幽深的處所攪弄得搔癢極了，不禁咯咯地笑了出來。

「我要幫你生一窩貓仔——」

陽光此時終於完全探出頭來，將馬路照耀得閃閃發光，晃然看去倒也頗似波光艷斂的昭披耶河。

阿宋送了兼差的伊瓦出門去，正好阿卜也清醒了，咳嗽著蹣跚走出門去。阿卜約莫二十來歲光景，突出的顴骨緊箍著一雙充滿血絲的大眼睛，髮絲亂蓬蓬的，滾以未修的鬚鬚，然而整個人卻有一種清癯的神氣。阿宋曉得阿卜本來也不是這個名字，只知道他因為過度熱中編那什麼「報紙」被學校趕出來住進這裡；捕貓人們叫他阿卜，阿宋便糊裡糊塗跟著亂叫。

「為了你們辦的報紙——」

「等今天報紙推銷出去，換了工錢，大家可有酒可以喝啦！」

「獐仔，你也不先把病養好麼？」

阿宋便這麼笑罵著送了阿卜出門，逕自回到了屋內坐定了，信手轉開了那如安寧病房中嘶喘之老人的錄音機，胡琴拉的越南、或者寮國緬甸調子咿咿呀呀地哭了出來，阿宋自腐朽

主編的話

校長的話

大事記

合力寫校史

觀點

發現成大

夢想成大

榕園記事

的小木几下摸出了巴坦的一條菸，兀兀地抽著；阮江整理好了儀容從生瘡背脊般將朽爛而未毀的樓梯下來，吱軋吱軋地，阿宋擺了擺手送她。他倏地回憶起一個醉酒的晚上，阮江茫然地從門外摔進來，阿宋笑罵著：

「妳看看妳那樣子，阿卜會說妳『猥穢』、『猥穢』！」

「要不然你去接客，你去——要麼你告訴我要怎麼穿？」阮江不尋常地閃出一滴眼淚來。

「月桃白長衫，穿那件月桃白長衫——哦。」阿宋爛醉得失神了，他只依稀記得阮江趴伏在他身上哇啦哇啦地哭了好一陣，他倆的汗珠沾濕了阮江的頭髮，阿宋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廣播中聽見的，那縱身躍入湄公河裡撈取放水之乳白色蓮花以取悅少女的越南年輕男子，阮江把頭顱埋在阿宋的懷裡沉沉睡去了，他依舊懵懵然覺得阮將還是一名被少年靈巧略滑稽之把戲逗笑的少女。

阿宋搖頭晃腦著便睡去了，乍夢乍醒，時間推移到了下午六點多，阿宋撫著陣陣刺痛的腦袋，記憶中最鮮明的，同樣的感覺是在下船的時候罷？昏暗的船艙裡毒辣的夏日、拗口的異國方言與髒話并新鮮空氣一股腦兒灌進屎尿污穢而薰臭的船板間，阿宋記得當時頭顱

也是同現在般晃盪。指針敲在半小時上，提醒阿宋是上工的時辰了，不知何時跑來他懷上打呼嚕的泰北一跛一跛地跌沓下去，阿宋抽了最後一根菸，星火在昏暗且骯髒，壁紙斑駁脫落且牆腳發霉的斗室裡一明一滅，阿宋踱到了廚房去，從冷凍室裡抽了一大袋東西望外走了。

是夜，阿宋、巴坦和三五個人自工頭家漫步到了街上，工頭是個壞性子的，土生土長的此島嶼人，苛刻與叫罵是免不了的「他媽的你們一個人要半打，恁爸說半打！」三人捱一頓叫罵雜七夾八，依舊笑笑鬧鬧走了。夜色抹得工業區昏暗極了，有如阿宋印象中呵叻高原深夜裡的沼澤高草叢，耳旁恍若響起祖父母之殷勤告誡中精靈惡鬼穿梭於樹樑間的詭譎遊戲。阿宋抓了「上頭」派下來的捕貓桿子，一柄折半釣竿似地複雜機器。

「像是釣鐵魚那樣——」阿卜在狂醉之下歇斯底里式地吼叫著，彷彿其為在暹羅灣時而掌舵時而觀照釣線的老練水手，過度激動的表演令阿卜自椅子上摔一個踉蹌，捕貓人們都笑了出來——阿宋替釣竿末端那幼生魚似的鉤刺抹了抹藥——阿宋盯著電視螢幕上動物保護團體與領導對談的畫面，提及什麼「在人道主義

下以精確且科學之方式進行過度繁衍之流浪貓計畫性捕獵」云云，說明他們設計之機具以及捕獲用的毒藥，絕對符合國際上的標準……阿宋問什麼意思，「他們無聊，無聊！」昏醺的阿卜只是稀哩呼嚕地罵了一串語焉不詳而已，阿宋摸摸鼻子繼續盯著泰北瞧。

幾隻貓仔聞嗅了阿宋以及巴坦的氣味，從鏽蝕的欄杆望水溝邊逃去，敲得破銅爛鐵叮咣叮咣，有如自摩爾人佔領之南西班牙遁入庇里牛斯深林之吉普賽馬戲團，南國的男子們跨開了腳步，飛也似地追蹤、逡巡，好似於霧起草漠上神出鬼沒之西夏幽靈騎兵隊。阿宋扯開了捕貓桿子的保險，銀色小魚在夜空中泅泳起來，一隻貓仔發出了苦悶的咪鳴聲，倒在地面上抽搐了三兩下，阿宋啟動了捲揚器將貓屍拖了過來，彷彿在拖行一尾剛從昭披耶河釣起的大鯰，巴坦取了一把剪刀「喀嚙、喀嚙」熟練地將貓仔頸項皮毛與肌理分開，貪杯而瘋癲的阿卜說那像極了割取藏羚羊毛皮的盜獵者，巴坦將完整的貓仔頭部切下，交給阿宋放進袋子裡，自己三兩番功夫將有如失去頭顱的楚國士兵般的貓仔身軀處理乾淨了。

「欸——你把之前存的頭拿出來用啊？」
巴坦指著阿宋的袋子問。

「是啊。」「買啥好吃的給泰北啊？」

「沒有，」阿宋作了吸菸的姿勢。「我把你的，嗯，抽完了。」

「該死——」巴坦笑罵了起來，紮實的巴掌望阿宋有些單薄的背上擊了下去。「阿宋你好樣的，該死，你要還我——」

兩人一邊提腿狂奔，去緝巡那下半月無星辰之黑夜裡，踏著詭巧步伐的貓仔的影子，一邊打鬧起來，彷彿是夜港外的討海兄弟，阿宋和巴坦舊布鞋敲打在磨損的柏油路中、在水溝旁的鐵板上，一如潮汐之間海潮拍打礁石，向那不見底之海洋深邃處拋出之釣線的牽牽聲則從來沒有停過。

泰北舔吮著老舊盤子裡的新買而搖曳著美麗光芒的奶，在光線不足的斗室內像極了小心翼翼用舌尖去嘗一盤蜜的牙牙小童，大家都到房裡睡了——尤其阿卜，吃了藥之後難得沒有那彷彿要將肺葉撕扯開的哮喘聲；阿宋一個人到椅子上坐了，紙菸捲被燒的撲波撲波想，恍惚間以為是唇畔小人的宴會。吱軋長長一聲地開門，阮江從外頭疲憊地進來，她今天著實是回來得晚了。

「哦——你怎麼還沒睡——」

阿宋沒等她說完，一把將那美麗的越南女

子壓倒在木几上，若黃昏般昏晦之暈光散在阮江小麥色澤的肌膚上——「宛如在馬來甘蔗園裡目送情人離開的女子呵——」阿卜曾經夢囈般如此說過；阿宋如久遊未歸的浪子般企索著所有類似於母親那樣的特徵，略白皙之頸項、肩頭，似丘陵之稜線聳起而又低伏之路徑，馥郁之腋窩與曾用以串聯生命之臍線、股間以及如成熟果實般的乳房，同其下肋骨架橋空間中蘊藏之搏動著的美麗心臟。

「菸味啦阿宋，都是菸味——」

阮江咯咯笑著，雙手將男子精實此時卻極為脆弱稚嫩之單薄胸膛撐起，阮江那會拉胡琴的纖指緩緩逕行到了阿宋的腹部，他底腰枝擺動的忘我極了，有如阮江少女時，窺伺一個隔壁男孩紅河裡的泅泳，「像兩頭初生的牛犢——」阿卜一定會這樣說罷，有著赤紅身軀的牛犢發洩其無窮欲從軀殼內脹破的精力；不牢靠的桌子吱軋吱軋地搖晃著，應和兩人擺動隨時都要崩毀。

「慢一點啦，獐仔——慢一點——」阿宋的汗水并眼淚唾沫等液體飛濺出來，她能體會那於幽深的谷間逡遊的那赤紅而憤怒昂首的男性，一蓬一蓬地將他的子嗣打進阮江成熟卻依舊脆弱的軀殼裡，阿宋赤裸地攤伏在她身上，

阮江想起那新婚夜晚，從少年長成的那名男子也是如此，在穿著月桃白長珊的她的胸脯上尋夢而去。

「要付錢啊，白痴——捕貓仔，窮鬼——」

阮江嗔聲嗔氣地假怒將阿宋推到一旁去，他閉目假寐著，手伸進一旁的紙袋裡，掏摸著摸出一盒粉餅一罐精緻水晶玻璃盛裝之阿卜瘋言瘋語中「來自保加利亞，玫瑰山谷的香氣——」阿宋三兩把將袋子裡的瓶瓶罐罐拽到了阮江的懷裡，整個人又蹲伏到了她懷裡。

「白痴，誰要你買這些啊？獐仔——」

她摸出了一根阿宋買給巴坦的新菸，輕巧地送入男子薄而常緊抿著的唇瓣裡，泰北舔完了奶，一屁股坐到了赤條條的兩人身邊，阿卜不穩卻放鬆的呼吸聲從隔音不良的房間裡傳了出來，阿宋也聽見了伊瓦的咯咯聲。「夕陽下隨風飄搖之甘蔗田園——」阿宋心中喃喃著，此時此刻覺得無比的幸福。

夏日午後滂沱的時節來臨，管線破損不曾整修的三永內一片泥濘，積水未退，牢牢攀附住居民的腳踝，就連夜晚也黏稠稠的，再沒有往常的親新乾爽，南國的男女們脫去了制服，只僅一件短衫披掛著，如芭蕉葉般的袖口不時

滴落著鹹鹹的露水。

阿卜的病更重了，日日夜夜都聽得見哮喘的聲音，下痢令整個房間昏薰極了，看照他的阿宋和巴坦、伊瓦都沒有說話，眾人也半個字都不吭。

「再這樣下去，稿費和報紙銷售的費用都不夠買藥哩。」阿卜如是說。

「或許這一波病好起來，我得跟你們一塊去捕貓咧。」

「獐仔——」阿宋又好氣又好笑地弄亂了阿卜的頭髮，乾枯的髮絲底下，阿卜突出的眼球染了些微黃膽的顏色，顴骨更加地有稜有角了，他嘴唇乾皺且多處破損，有如濕毒者的腳掌，阿宋知道那是阿卜熬夜編輯報紙的結果。

「你去捕貓咧，在追到貓仔之前骨頭就散了，怎麼辦？」

「總不能一直吃你們的啊。」阿卜又痛苦地哮喘了兩聲。

「我們就沒吃你的噢，又說你在領那個什麼『稿酬』之前都不肯多吃些咧。」阿宋從被榻上使勁坐了起來，長期不得休息的膝蓋與手肘酸痛極了，夜間仍得使力的眼眸混濁、飛蚊的狀況愈發頻繁。「晚上我多殺幾隻，拿一些肉給你補一補啦。」

阿宋其實不很明白，阿卜為何要去搞一份連自個兒肚子都填不飽的報紙，捕貓人大都是

這麼覺得，只要一個晚上能早點殺完半打的貓仔，讓酸痛生繭的指節以及長期接觸寄生蟲、蝨蚤雜居隻貓毛皮而染上皮膚病的掌心胳膊能提早休息，半個月能合買四五罐三四十元的廉價啤酒討醉，偶爾找一兩個像阮江一般的女子撈弄其實也足夠了；阿宋把那三四份阿卜編輯的，越南拼音與宛如廟堂磚飾般繁複之泰文、緬甸文菲律賓語以及如吉娃娃長毛一般中國文字交雜的報紙丟一邊去，用報紙作玩具的泰北發出了不滿的咪鳴聲，阿宋一把將牠抱到了另一邊去。

「阿宋，今天很不準啊，再恍神工頭又要罵人嘿。」巴坦使勁拍了阿宋的肩膀。

此夜是阿宋第三次失手了，作為一個熟練的捕貓人這是失常的。

「別提了啦。」阿宋在過度興奮時過快扣下扳機，捲揚器與線路的收放之間過於急躁而失了準頭。

「那死貓仔被鉤子擦到邊了，跑不遠的，袋子給我。」

阿宋提了袋子直直望三永那一片烏黑的夜色叢林內逕溯，他腳不時踏入一片泥濘裡，唸唸地宛如母親餵食一池黑帶鯰，鋼筋叢林在多雨的夜燠熱極了，阿宋的雙眼彷彿泛起一層浮霧，飄飄然間他倏地覺得這與他所熟悉的夏季呵叻高原沼澤相像極了，他所追尋的那中

箭的貓隻宛如 居於叢林之無名精靈，踏一種輕巧奇詭五不誘騙當時尚年幼的自己；阿宋勉強定睛將曲鉤射了出去，捲揚器將貓仔拖行回來，是一隻虎斑貓，臉上猶帶一種老人巡視莊稼的那份苦悶。

「就殺完這隻，收工回去罷。」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但雖然這樣，也有三五隻的肉給阿卜養養身體呢；阿宋取了剪刀「喀嚙、喀嚙」兩下切開了貓仔柔軟尚未僵硬之頸項，此時他方發現，放在十幾公尺外的袋子消失無蹤。

「喂！還來啊！」阿宋眼尖地發現兩個青年嘻嘻笑笑拽著他的袋子跑遠了，他策起雙腿直追著，青年狂笑聲更加放肆了，他們好似狡兔般在深夜昏暗之工業區巷衖裡拐彎，望大排水溝方向而去；阿宋聽見了潺潺水聲，他倏忽有種回到了昭披耶河畔，去追緝一個扒走他運來市集交易的貨物的那個青少年時代，阿宋跨過了欄杆和雜物堆，似其於水上市集跌沓跳躍於船隻之間。

「幹！貓仔在追啊！」青年一把跳上了停在建築旁的機車，引擎聲咆哮著忽嘯而去，兩三次拐彎，青年一把將提袋往排水溝下丟去「去撿啊貓仔！去你他媽的撿……」

阿宋反射性地跳下大排水溝去，順著水流泅泳著，混雜著泥沙的廢水扎刺著他的眼睛，

阿宋一次過度緊張的抽搐令其失去了游泳的節拍，他想到一次在河邊的落水，大量的液體佔領其口腔與肺臟，那裝著貓仔頭顱的袋子與幼年時丟失的那隻落水的雞失去了蹤影；大排水溝湍急的水流似昭披耶河暗流處的波濤，阿宋在其中載浮載沉著，幾近暈厥過去；他意識游離之間回憶道救起泰北的那個排水溝邊睡去一晚的夜、第一次獵下一隻貓仔並且切去其頭顱的嘔吐，巴坦和伊瓦的笑謔聲、阿卜一次又一次的買醉以及阮江那尚算是豐滿而馥郁甜美若昭披耶河沿岸生長碩大芳馥，阿宋無法一一辨認其種類的果實的美麗田地。約莫是同阿宋自暹羅灣出港，蜿蜒出麻六甲到這片島嶼的這個都市，如此漫長的光陰，他終於在排水溝一旁擱淺上岸，四五十步外一個慘白的麻布提袋靜臥在岸上，宛若殉道者的後仰與仆地而死，袋口是敞開的，阿宋拿了來試了試重，頭也不回地走了。

夜不算深，夜色并曙色塗的整個三永工業區水溶溶地，路燈是暗的，徒餘工寮三四盞燈光淌進了一塊畫布裡渲染開來。阿宋從外頭進來，他脫去了溼透的長衫，裸裡其呵叻村落陽光烘烤之黝黑肌膚，略長的黑髮溼透了，似方挖起來的蓮藕鬚根，滴滴淌留著混著泥沙之污水。阮江、巴坦和伊瓦趨上前去，阿宋揮了揮手上袋子，圓鼓鼓的提袋裡如今不餘幾顆貓仔

的頭顱，離首的身軀也於河底沉沉睡去了。

阿卜的哮喘從房門內傳了過來，一聲一聲，仿若斷絃的琵琶似，泰北從椅子下探頭探了出來；阿宋將提袋丟了一邊去，貓仔的頭顱摔在地板上，古碌古碌了兩聲，他取下了捕貓桿子上橫倒鉤，抹上了藥，在他們三人尚未發出聲音之前一個箭步上去望泰北的脖子上便是一擗，泰北沒有多抽搐什麼，只是以一種乾澀的眼神直盯著阿宋瞧，與袋子內那些為追逐鼠輩中落入捕貓人手中之貓仔無異。

「阿宋，你……」

阿宋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取來了剪刀「喀嚨、喀嚨」地熟練切下了泰北優美而略帶著哀愁與疑惑的頭顱，輕輕地放入了袋子裡頭。

「這身體，把燒傷那隻腳切了，剩下熬給阿卜補一補罷。」

陽光從三永工業區另一頭露出臉面來，溫柔糝落之金光將大排水溝旁斷裂之欄杆以及鏽蝕的洗床機具漆上了另一種明亮的顏色，乞討者、叫賣者、工人、妓女以及數以百計的捕貓人家皆受到了這晨光的召喚，街道上生氣蓬勃了起來，宛若遲來的希望終於填滿了行人鼓脹的肺葉，賣燒餅油條的佝僂老人沙啞而淒愴的叫賣聲，自工寮的窗戶踱步進來，此時環繞了三永的大排水溝依舊發出了潺潺水聲，金光霰射得它倒也波光粼粼，好似夏日清晨昭披耶河一隅。

至於捕貓人阿宋呢？此時他正面對著親吻其面頰的耀眼輝光，也吻去了最後一滴眼淚；他正要出發去尋找捕貓人家所遺漏之，消失於湍流中的那一串串貓隻的身軀與頭顱。

